

域外风情

两进耶路撒冷

叶廷滨

地处以色列中部死海西侧的耶路撒冷，当它展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看到浅米色的耶路撒冷石砌成的4000年历史，在中东的蓝色天空下反射着太阳的光辉。这座在多座山丘上建起的耶路撒冷城，像这个国家许多城镇一样，选址都是在山丘之上。我曾就这个问题向当地人提出：“为什么城镇都建在山的高处？”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在中国，我们的城市和乡村，都讲依山傍水四个字，背后是山，面前是水。而这种高高地居于山巅的城镇，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安全的因素肯定少不了。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阿克萨清真寺、哭墙、基督受难地等无数宗教圣地将三大宗教的信徒吸引到这里，同样也将无数的战争降临到这里。直到现在，耶路撒冷依然是中东解不开的死结。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用武力从约旦手中夺取了西区控制权，并于1980年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统一的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勒斯坦国也在1998年称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首都。宗教的、民族的以及世界诸种利益冲突，让耶路撒冷永远处在动荡不安中。不过，它也时刻向世界展示着它的神奇魅力。

我们首先访问了犹太人的圣地哭墙。哭墙位于旧城，送我们参观的阿

拉伯司机，在旧城城外给我们指了路，便很快离开此地，到远处等候。进入旧城的城门，有全副武装的军人进行入门的安全检查。来自全世界的犹太教徒和观光者形成一道人流，人流中最醒目的是那些正统的犹太教徒。他们穿着黑色的礼服，戴着黑色的礼帽，手里拿着经书，一丝不苟地走在酷热的太阳下。按照以色列《回归法》修正案的规定：“凡犹太母亲所生，或已皈依了犹太教，而又不属于其他宗教的人，被认为是犹太人。”照此说来，除了正统派犹太人，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都可能是犹太人，因此很难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与观光游客区别开。我面前的圣殿山上曾建有犹太教的圣殿，公元70年被罗马军队所毁，只残存在圣殿西侧的一段外墙，这就是哭墙的来历。圣殿被毁后，犹太人得到允许，可以每年一次回到此处探望。从此之后，被放逐到世界各地而又怀抱归乡梦想的犹太人，便来墙前祈祷，苦难深重的犹太人在千年的无家可归的流浪中，形成了回哭墙祈祷的民族和宗教传统。站在哭墙前，我仿佛看到了犹太民族数千年的苦难与不幸，被放逐，被迫害，甚至遭到了集中营和毒气室的种族灭绝。面对祖先和历史留下的一面墙，人们是用泣来传达心声，什么叫灾难深重？这就是最有力的提示：石头砌成的墙洒下一代又一代人的泪水……这个民族真不简单！我一边想一边走向哭墙。我被管理人员挡住：“对不起，你走错了。”原来哭墙分成男女两个入口。我按指引退出来，向男入口走去。男入口为观光者准备了小纸帽，犹太风俗规定，走近哭墙的人们都要戴上一顶帽子，我戴上纸帽静静地走近祈祷的人群。我站了十五分钟，我在这里听到了犹太民族的心声，我也理解了为什么这样一个人数不多的民族竟然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强国。我的四周有喃喃的诵经声和哭泣声，我的身后一队换岗的军人荷枪实弹地走过，而在侧面，高高的阿克萨清真寺，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一切。那是穆斯林的圣地，2000年时任总理的沙龙在3000以色列军警的护卫下，强行“参观”阿克萨清真寺，引发了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全面的冲突！同一片蓝天下，同样神圣不可亵渎。是啊，今天的世界越来越小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要同一片蓝天下分享阳光，这不仅是耶路撒冷面临的课题，还有我和你，我们和你们！

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们日程上早就安排了的，那就是到大屠杀纪念馆为何凤山献花。何凤山是中国的辛德勒。二次大战中任奥地利中国总领事的何凤山，在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狂潮中，不顾个人安危，为上千名犹太人签发了前往中国的“生命签证”，拯救了成千上万犹太人的生命。以色列政府在2000年追认何凤山是“国际义人”，并在大屠杀纪念馆举行了仪式。何凤山成为中以友谊的先驱和典范。纪念馆在一座山丘上，像一

座大公园，各个展览馆和纪念碑分布在整座山丘上。我们下车向值班的警卫说，我们是中国人，来为一位叫何凤山的“义人”献花。警卫打开闸门，让我们的车开进了阿德瓦谢姆。我们在门卫指引下，到了纪念“国际义人”的园区。在整个山丘上，种满了小树，每棵小树旁，有一个纪念碑，上面写着国名、义人的姓名。走到这里，我才知道，曾经在危难时，帮助过犹太人的，都没有被忘记，特别是在波兰、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有许许多多的名字，被铭刻在纪念碑上，摆在小树旁。太阳斜斜，将整个灰黄色的阿德瓦谢姆镀上一层金色，宁静而肃穆的山丘，让我内心升腾着一种明澈而神圣的感受：“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啊！”我只能用最平凡的话，来表达我对人类良知的敬意。我们最后把鲜花放在受难者的巨型塑像的台基上，向着山丘上所有的“义人”，深深地鞠躬致敬！

再见了，我永远耶路撒冷，再见了，哭墙和义人树林的耶路撒冷。

在归家回国的飞机上，我们有漫长的一个夜晚，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我和朋友们正在一所大剧院里看电影，突然大剧院摇动起来，屋顶坍塌下来……我从梦中惊醒。飞机仍在夜航，我对坐在身旁的诗人田禾说，我做了一个梦，多啊！我只有用最平凡的话，来表达我对人类良知的敬意。你说这是个什么征兆？田禾说，好像有书上说，这梦不好，你家里有什么事吗？我说，没有啊，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这是怎么回事？一周后，四川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消息一传出，我接到诗人田禾从湖北打来的电话：叶老师，你还记得你做的哪个梦吗？在离开耶路撒冷回国的飞机上……

最近经常会有人问我，中国文化精神的精髓是什么？我讲来进去就是“道”。“道”在哪儿呢？三个“道”了。我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一讲，在软实力问题上中国的特殊贡献，有可能加入的，除了追赶之外我们自己也加入；第一个“道”叫天下大道。所谓天下大道，就是中国在《礼记·礼运篇》当中提出的一个非常响亮的、中国文人都知道的概念，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理想性和目的性的概念，尽管很难做得到，但是《礼记》以后的中国人，他不会不把这个概念，这样的话去完成前面这两个“道”提供了一种人格上的自愿。在这些问题上，好像确实还没有外国文化能够替代。我觉得在现代世界，天下大道也好，中庸之道也好，都有可能成为软实力的组成部分，也让我们增加文化意义上的某种自信心。一方面我们要追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自己的精神基础。这个精神基础不要小看。所有的世界古文明都中断了或者沦亡了，唯有一个文明没有中断没有沦亡，它靠什么？它一定有精神力量在支撑，我想就是这些东西。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说不明白，但是他为什么把“道”字放在自己唯一著作的第一个字呢？对我们后人产生永恒诱惑的，说是不明白的，但是我还放在第一，希望我的后代老去想这个问题。他提供的是不是答案，他提供的是一种高度。

(完)

漓江出版社出版



与龙永图论道
软实力决定竞争力

第二个“道”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一种智慧，是中国从《周易》开始的一种阴阳互补、互相转换、循环的一种概念。中庸之道现在越来越明显，在现代世界当中最能体现它的魅力的就是反对极端主义。中庸之道最大的价值，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找一个合适的点，找一个恰当点，连极端的人也能够关注到。这个点一定存在，这是中国人教育我们的，只是我们没有找到。当你做极端的人做极端的事的时候，我们不赞成；但是你们和我们还可以保持联系，你们要解决极端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办法，我们可以提供智慧，我们相信永远有这么一

孤独是人生的芬芳

林染

从意识形态方面说，社会生活不断进步的过程就是人的自我价值、个性价值被越来越深刻地确认的过程。自我、个性都有着孤独的含义。

人的生命运动就是沿着年龄的向上阶梯一直积累生活感受和生存体验的运动。如果你的感受、体验同别人的重复了，那么你的自我、个性在哪儿呢？我要说的是，没有必要强求自己时刻同周围环境合拍，孤独意识是人生的芬芳。

2 乱纷纷的交往、无选择的参与，会不断掠夺你的自我意识，从而有可能使你失去你自己。追求喧嚣的人消耗着浮躁的热情。

孤独可以使你静观世界，不受干扰地认识真理和发展你的事业。所有天才和有性格力量的人都是孤独的：离家

出走的托尔斯泰、隐进太平洋的高更、骑着牛西出画谷关的老子……

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认识不到这一点。比如在求偶的时候我们就往往忽略：对每个异性都过分热情的人是不可靠的。再比如，对那些执着于事业追求者，我们总由于感到他同环境有点生分而不投赞同的一票。

3 孤独不是装饰出来的。为显示卓然不群而有意同周围格格不入的人是可笑的。斤斤计较得失和脾气乖戾的人也可能孤独，但这种孤独是市俗气息的委琐孤独。

芬芳的孤独只建立在高水平的审美素养、对事物独特的认识能力和对人生真谛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上，是一种率真的气质形态。

我们仰望星空，看到自自然然卓然不群的天狼星、织女星闪烁着清冷的蓝色光辉。这种清冷的、晶莹的蓝色，才是我们所说的孤独的颜色。



终南春春暖(国画) 武仁民

杜甫，植根于大多数人心底的形象是“诗圣”。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一个若凡夫俗子一般，也会胆怯，也有自私，也爱发牢骚，总之具备了常人缺点、弱点的杜甫，你会作何感想？在我，是难以接受。即使读完了整本《说杜甫》，依然无法把这个有血有肉的杜甫与那个完美的“诗圣”重叠起来。

“学而优则仕”，像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一样，杜甫以“做官求进身”为人生最大目标，但他终生仕途潦倒。

究其原因，据我们所知，不外乎皇帝昏庸，官场腐败，受到迫害。殊不知杜甫自身性格的缺陷倒是更主要的因素。他第一次做官，受命担任河西县尉，却推掉了，理由是路远了点。接着改任管武器仓库的小官，诗人高高兴兴上

任了，没几天便厌倦，告假回家探亲去也。此后做过左拾遗，这一回的确因为帮犯了错的房琯辩护，惹怒了皇帝，给贬去华州当司功。结果，因为当地遭灾，他自顾自奔官逃难。后来他还做过几次官，皆不长——按时上下班太累所以辞

灵魂在何处

陈泽来

十多年前，我还是一家农村报做编辑，按部就班地拿着一份微薄的薪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倘若没有朋友来，自己一个人是万万不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而拥有自己的房子，几乎是海市蜃楼般的梦想。

一天晚上下班后，我发现自己临街的租房楼下，多了一家卖小吃的地摊。摊主是一对中年夫妻，朴素而干

净。我走到地摊跟前时，汉子分明吓了一跳——他还没有学会招揽客人，一脸的不尴不尬似笑非笑。

我问他们都卖些什么，汉子拿眼盯了女人一眼，女人更赶紧说：“云吞和水饺。”云吞是什么东西呢？我完全没有这个概念。汉子憨憨地笑了：“云吞是馄饨的另一种叫法。”

我要了一碗馄饨，女人手脚麻利地开始忙活，汉子则木木地站在一边。馄饨很快就做好了，那晶莹剔透的面皮中隐隐地透出粉红，牛骨、虾皮熬成的汤底让人垂涎不已。等我吃完

馄饨抬起头来，却意外地发现汉子正就着路边微弱的灯光看一本书。我心里不自觉地泛起一丝温暖。我记得书橱里还有几本金庸或者琼瑶的小说，便想什么时候拿来送给汉子。就在我掏出钱包买单的一瞬间，却突然间呆住了，汉子正在阅读的那本书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武侠或者言情小说，而是一本散文集子，我仔细地看了一眼封面，书名《灵魂只能独行》，周国平先生的集子。

从这天起，我晚上下班后，总是先回到住处，然后带一本书下楼。这个地方太偏僻了，加上夜里出来的人少，汉子的生意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我每次将书递过去的时候，汉子总是脸红着脸，仿佛不胜酒力一般。吃完馄饨，带了汉子看完的前一本书上楼。我是个爱书的人，看到每天和面粉、馅料、饺子馅打交道的汉子，能够将书保护得这么好，我几乎对他充满了敬意。

时间长了便慢慢得知，这对夫妇是这个城市的下岗职工，下岗前在同一个单位上班，那个单位曾经是这个城市的经济支柱。汉子下岗前，是单位的宣传干事，也就是写写材料出出墙报什么的。

时光一如这个城市的水火，懒洋洋的，如果不加留意，你甚至感觉不到它的流淌。数月后的一个晚上，我坐在一张小桌旁吃馄饨，还没有吃完，就听见一声大吼：“谁让你们在这里摆摊的！”从一辆市政执法车上冲下三个人，不容分说把汉子的摊子掀了个底朝天。一时间，面粉、饺子馅、馅料、炉灰四散飞溅。我急忙站起来，与此同时，一个年轻人飞起一脚把小桌子踢

翻在地……前后不到五分钟，汉子苦心经营了几个月的小吃摊就灰飞烟灭了。

三个年轻人眨眼间呼啸而去。我蹲下身子，帮汉子打扫战场。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说一句话。也许是夜色掩护，也许是汉子早已习惯了生活的严酷——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甚至连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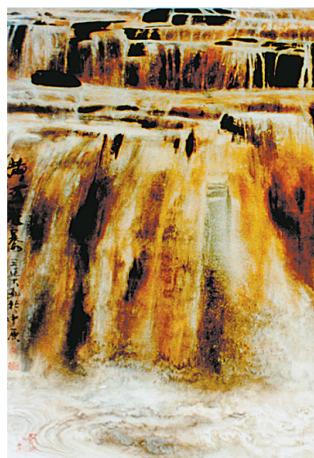
第二天晚上下班后，我再也没有看到那对夫妻。此后数年，只要晚上去夜市，我就会莫名地想起他们来，犹如想起自己遥远的亲人来。而，那对夫妻，彻底地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

时间一点点打磨掉过去的记忆，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觉得自己不再记得他们了。假如那天晚上，我不是回去得那么晚，假如我不是随手打开了电视，假如我不是正好调到了本地的这个台。我想，我是真的会忘记他们了。

那是重播的一档新闻节目，有几个惯偷到一家正在施工的工地上偷建筑材料，刚好被一位工友发现了，他奋不顾身地冲上去阻止。惨祸就这样发生了，为了逃脱罪责，有人在黑暗中刺了他一刀，然后四散逃去。就是这寒光闪闪的一刀，锋利地割断了汉子和他的妻子女儿。记者的镜头定格在汉子的面庞上，我知道，记者是想让大家记住这张中年汉子的面孔。

我在黑暗里一下子跳起来，这张脸如此熟悉和亲切，如此安详和沉静。他一直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低处，可是，他的灵魂，在这一天却真的飞上高空，被云吞去——他在数年前，曾经摆过一个小吃摊，就在我租房的楼下。

有几年了啊，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香甜的云吞了……



黄河壶口瀑布(国画) 王延大

连载

“这人是谁？”草蔻问。

“尸体旁边那辆自行车的车主。这辆车已报失窃，登记编号完全符合。你们去问问。”

山边嚷道说，自行车是昨天失窃的，即三月十日上午十一时至晚上十时之间。昨天，她和朋友在银座碰面，逛街购物吃东西，回到彼崎车站时，已过晚上十点，无奈之下，只好从车站搭公交车回家。

“您的车放在停车场？”

“不，就放在路边。”

“上锁了吗？”

“锁了，我用链子锁锁在人行道的栏杆上。”

自行车从车把、车身到脚踏板，分别采到不同的指纹。

另外，警方在距离现场一百米处，发现了疑似受害人的衣物。衣物塞在一斗深的桶里，遭到部分焚烧，包括外套、毛衣、长裤、袜子和内衣。应是凶手点火后立即离去，没想到衣物并未继续燃烧，火很快就熄灭了。

大费周折后，警方终于得到一条线索。

位于龟户的出租旅馆扇屋，有一名房客失踪了。旅馆是在三月十一日发现房客失踪的，也就是尸体被人发现那天。由于已过了退房时间，旅馆员工只好去房间查看，却只看到少许行李，人不见踪影。由于经营者事先收了房钱，因而并未报警。

警方立刻从房间和行李上采集到毛发与指纹，竟与尸体的完全一致！此外，从自行车上采到的指纹之一，也与房间行李上留下的指纹完全相同！

失踪客人在旅馆登记簿上留下的姓名为“富樫慎二”，住址是新宿区西新宿。

第四章

“就是这里。”草蔻在老旧的公寓前驻足。

二〇四号距离楼梯最远。草蔻按了门铃，应门的是一个女子，大大的黑眼珠令人印象深刻。脸蛋小巧，看起来还不到三十岁。

亮明身份后，二人进了屋。

草蔻压低声音：“富樫先生去世了。”

靖子的嘴唇惊讶地张开。

“有人在旧江户川的堤防边上发现他的尸体，可能是他杀。”

靖子一脸茫然地微微摇摇头。“他……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们目前正在调查。富樫先生没有家人，只好来请教与他有过婚姻关系您的您。”

靖子摇头：“离婚后几乎没见过面。最近一次见面都已经过了很久。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

“富樫先生去世，是三月十日晚上的事，”草蔻说，“听到这个日期和旧江户川堤防这个地点，您有没有想到什么？再琐碎的小事也可以。”

“对我们来说，那天并非特别的日子，我也完全不知道他最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哦，三月十日您在家吗？”草蔻一边把记事本放回口袋，一边问。

靖子蹙起眉头，明显表现出不悦。“十号我早就去工作，晚上下班回来后和我女儿一起出门。去看电影，在锦系町的乐天地。大概六点的门。”

“看完电影，你们立刻就回家了？”

“我们在同一栋大楼里的拉面店吃了晚饭，然后去唱歌。”

“看电影，吃饭，唱KTV……你们回到家时……”

“应该过了十一点，我也不太确定。”

草蔻点点头，但他总觉得某些细节无法解释。至于原因，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来。

问明KTV的店名后，他们道个谢就离开了。

此时，一个人走上楼梯，是个体格敦实的中年男子。草蔻停下脚步，让男子先过。男子打开二〇三号房门，进入屋内。

草蔻和岸谷对看一眼，转身往回走。

二〇三号挂着“石神”这个门牌。一按门铃，刚才那男子开了门。他刚脱下大衣，穿着毛衣和便裤。

他面无表情地来回看着草蔻与岸谷。

“抱歉这么晚打扰您，能否请您帮个忙？”草蔻堆出殷勤笑容，将警察证亮出来。

“什么事？”

草蔻从西装口袋里取出一张照片，没想到衣物并未继续燃烧，火很快就熄灭了。

“这张照片有点旧，不过您最近见过照片上的人吗？”

男子定定凝视照片后，抬起脸看着草蔻。

“不认识。”

“石神先生，三月十日晚您几点回来的？”

“三月十日……”石神望着远方，那天一放学我立刻就回来了，七点左右。”

“那时隔壁花冈小姐家有什么动静吗？”

“花冈小姐出什么事了？”

“现在还不知道，要收集一些信息。”

“我记不清了，应该没什么特别的动静。”

“您与花冈小姐熟吗？”

“我们是邻居，见面打招呼，就这个程度。”

“哦，不好意思，打扰您休息。”

“不客气。”石神鞠个躬，顺势朝门内侧的信箱伸出手。草蔻不经意间往他手边一看，霎时瞪大了眼，他看到邮件上写有“帝都大学”几个字。

“请问……”草蔻略带迟疑地问，“您是帝都大学毕业的？”

“对。”石神的小眼睛睁大了些，有什么不对劲吗？”

“不，我朋友也是帝都毕业的。”

“哦，这样。”

“不好意思打扰了。”草蔻又施了一礼，走出屋子。

“帝都不就是前辈毕业的的学校吗？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离开公寓后，岸谷问。

“那家伙的反应真不爽，他八成是理工科的。”

石神等警察走后才十分钟，才离开屋子。他朝隔壁房间投以一瞥，确认二〇四号亮着灯，这才下楼。

要找个不惹人注意的公用电话，还得再走将近十分钟。虽然家里有电话，但他认为最好不用。

今后去她家找她很危险，甚至得避免在公寓楼道碰面。之所以不在家里打电话，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警方有可能监视通话记录，从中寻出破绽。

抵达公用电话亭后，他插进电话卡，拨了花冈靖子的手机。

“警察刚来过我这里，应该也去过你那里。”

“是，刚刚来过。”

“他们问了些什么？”

石神在脑中整理、分析、记忆靖子所说。靖子说看来，警方并未特别怀疑靖子，盘问她的不在场证明，应该只是例行公事。